

# 鹽 錢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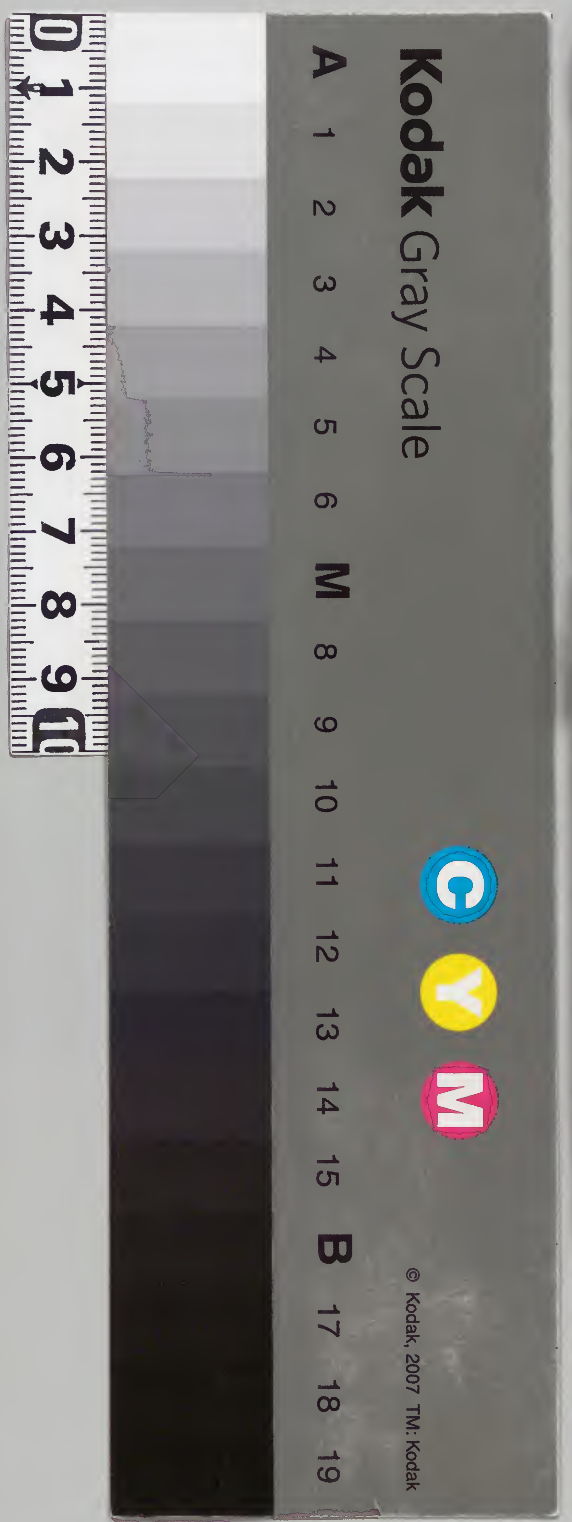
5  
8  
111

			五	漢
		一	九	書
		五	九	門
二	二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五			漢
八	九			書
函	九			
二	四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5994	
冊 數	2 ( 2 )		
函 號	298	65	

二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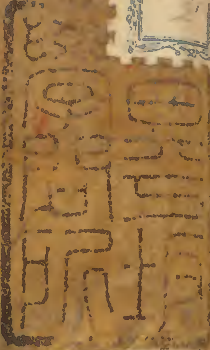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鹽錢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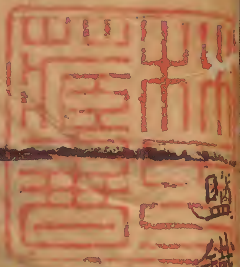
六之十二



東 京 圖 書 館			
二册	一四五號	三架	六
			別在函
			儒家類
			漢書門

不許帶出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歿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蒞於衛。子貢子臯遁逃。不能效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淺草文庫



已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為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

或或也。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音甫之賢，而不蚤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授之政，晚而亂。衛君近佞遠去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

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預，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效，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般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

之。譬若雕朽木而礪鉛，音台刀飾嫫母，畫壞土人，也被以五色

裴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藉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鷄，難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

公，天下之至聖人也。詩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負荷巨任。若無檝，音接舳，音逐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

說得揀  
然可悲



三子之服。而不能單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咨。師友行行音沆。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成。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音壞脂鏤音陋。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則為宗廟器。否則斲養之音才。張耳傳曰。斲養卒斲者。養馬之役。於越之徒。

夫醜者。自以為姣。故不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是自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劉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歟。宰我以柔弱殺。使二  
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成。何者。矜已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  
逆已。不能以己之逆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賈市也此其所  
以身殺歟。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其為世戮也。當此  
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  
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音駿才  
也。非文王伯樂。音洛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



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季路或孔子哭之曰噫天祝予

天祝予孔父音甫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

不賢也。左傳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

害也。蠆螫虫也東海成顯音惟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

超。卒位為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

不遜。枝音冥害不恭。刻音力轢音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強音行

之。欲行音名所由。不軌。果沒其身。未觀功業。所至。而見兩觀音去

之。殃音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以

反。以為知。訐。而以為直。不孫。以為勇。其遭難固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殉公。

奉法推理。不辟疆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

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為眾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

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

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

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取諸已。而行音去散音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

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



觀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惡其能得乎。

導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

輕薄。

辭若循環。轉若陶鈞。結髮猶言總角少時也。循環言其旋繞往來無窮也。陶家各轉者為鈞。蓋取周回均

調之義也。文繁於春華。無功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

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為非也。衆口

囂囂不可勝聽。讀卿都大府曰。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

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

不同。俱歸於伯。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推車

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



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韓  
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晏子春秋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論因革  
一調甚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去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上自五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為哉。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之安。

新清俊  
逸使古  
 今陳腐  
 一空

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為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困。音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始。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獻知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矜。名立而不損。小人知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已故。上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去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負累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音紫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已為拭。此類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坊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堤坊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不亂。患故禮義壞。堤坊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為作。



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土之塗，壅人之口，道缺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為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於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譏譏音而造以成人之過也。又乃巧也故知言之效，不忍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也。

丞相史曰：禮極而有鄉，蓐而有藪。言物類之相逆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神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肯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絲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音堯得舜禹而絲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有詘語曰：未見君

有君固不可無臣，然所謂無臣者，恐終非明君



耳

子不知偽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胡公切

此之謂也

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堯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氏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為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驩堯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造善不求勝眼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偽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辨然亂之道也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頌與之說不計其後君子之為人夾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臣武分

卷六



孝義第二十五

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  
 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  
 治官故犯蕪音蕪者音蕪不可以言孝蕪蔬菜也益康妻子飢寒  
 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

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  
 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  
 其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歡粟  
 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

盡哉論

卷六

十一



謂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  
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  
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  
至也○居家禮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  
意○盡禮義而已矣○

肉

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煖○故  
孝子曰甘毳○吹去以養○曰輕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無端繞音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  
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  
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  
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  
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  
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  
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  
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



邃宇安車大馬衣去輕煖食甘毳無獸者褐衣皮冠窮居陋巷

有旦無暮食蕡糲者葷茹臠音而後見肉漢儀注立秋驅臠

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臠之

祭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縱吏饗飲臘者獵也言田

獵取獸以祭審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音夫蕡糲乞者所

祀其先祖也不取而予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蹶躄之

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

常音成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音之身且必禍殃安

得臠臠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

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故禮菲

而養豈非孝也涼國丘倫而以養非孝也

丞相史曰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

泚音水伍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

舒弄口而見戮呂步舒弟子也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

之虛禮無益於已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

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

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



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  
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供○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  
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鹽鐵論卷七

漢 汝南桓 寬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能○為○永○之○味○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  
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天下  
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頓○壞○也詩云詢於芻蕘故布衣皆得  
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咥者以為宰士也  
春秋曰天王使宰咥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孔子曰雖不  
曰宰者何官也咥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鹽鐵論

卷七



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音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音過納善者，君

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臣三人雖無道不失

其家。今子處卑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派以

容身，逆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

之於鼓，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譬

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藶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

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為

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

知，為桀斂者不為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  
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虚心傾耳以聽  
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通作明枯  
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  
背辯訟公門之下訕訕音不可勝聽言也訕衆如品即口以成事  
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  
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虚心傾耳以聽  
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冊通作明枯  
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  
背辯訟公門之下訕訕音不可勝聽言也訕衆如品即口以成事  
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徃古之道  
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用也宜信宜畧有可行者焉



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未沮事隙音議計利籌冊以故至今未

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正言不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衰

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跋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

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

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冊曰

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遷官祿言

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

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鵲鳴

且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鵲無益於成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音間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而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

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

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

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

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音其功在造父音攝

轡馬無駕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

語雖毒却典醜誠者不固



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是  
 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騶廐御也扼通作軛此賢良文學多不  
 稱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闡茸音達無行去聲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  
 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魯不用於世也何  
 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  
 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頽眉預前論議是非國  
 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孔子大聖也諸  
 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  
 萬物莫不興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



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  
 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  
 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而  
 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蒞其身以謝天下當此  
 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  
 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史曰夫辨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  
 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雖羅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  
 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爭鹽鐵亦非為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

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  
 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

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灾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況鹽  
 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辨訟誇

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  
 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去以逆執

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故愕愕者  
 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



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鉞○石○大○夫○色○少○寬○面○文○  
學○而○蘇○也○蘇氣索駝不安也

丞○相○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公孫勤曰窮巷文學守

或○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

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

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殺○殺○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

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

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都美也

之對也左傳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

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大夫學官之稱也忘在優

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能○飛○鳳○舉○於○

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閑○

天○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

迭○羣○之○任○迭通作軼出○八○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厮○役○而○

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長○老○

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煖○而○不○靡○器○質○朴○宰○而○致○用○衣○足○以○蔽○體○

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樂



之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耕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乳。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博音博。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計赦。自出者百萬餘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計赦自出者百萬餘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并乘之。徒守相為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滅宣杜周等為

寫教風  
陸俗添  
入滑遊

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所戒。成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基。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晝音案几。席緝。踏音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稗音稗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秉耒抱種。躬耕身織者寡。娶古要古。字古。臆古。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巨。切兩。夸。文表無裏。紈袴采裝。生不養。成

皇金言

卷一



厚○葬○送○成○殯○音丹家○遣○女○湍○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貧  
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寒○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  
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急○之○激○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是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  
獨○不○見○季○夏○之○蟻音平蟻音平方言曰蝮蟻齊謂之音殺入耳秋風至

而殺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  
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閑○悼○惻○隱  
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于○子○胥○遺○身○忘○禍  
也○其○惡○音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  
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



丞相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飲食散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

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坊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忘於禮義

故百姓做効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

獸魚鱉不中殺去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遂驅

織音尖網音宜掩捕音斃鼓音冠鮑音鮑酒音沉猶鋪百川鮮羔音桃兆音幾幾音貽扁皮

黃口春鵝秋雞冬葵温韭浚芘音芘蓼蘇豐奕耳菜毛菓蟲貉音住古者

采椽茅茨陶桴復冗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

茅茨不斲蕪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棊音楹士頽音眉庶人芥成

木構而已今富者并幹增梁并幹復屋梁并雕文音修文章也雕文章也

璽音珍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

琢不中之物刻畫音壞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音提唐音緝追人奇蟲胡姐音馬古者諸侯不秣馬

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是以待其勞而已故行則服

扼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頰尾掌

蹄夫一馬伏櫪當家六口之食丁男一人之事音衣古者庶人耄

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棊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棊表

直領無禕音揮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

直領無禕音揮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



古今相  
及如此  
晚近欲  
求三代  
之治鳥  
可淨也

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緝綉羅紈，中者素縑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幹不衣，長較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榎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鏡鹿塗采珥，二斬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絛，松鍾形，同樸羝皮。傳今富者，韃韃音，狐白皂翦音，中者罽音，衣金縷，燕鼈音，代黃古者。

今富者，鞞耳銀鑷，聶聶音，黃金琅勒，罽綉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紕系，采畫裝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菴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中者舒玉紵，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通作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燂音，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棊膾熟肉。今民間酒，食役旅，重叠燔炙，滿案，瞞如鱉膾，腥麇如鷓鴣，揆拘鮐音，禮醢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蒞，昏晨力作，夜以繼日。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臚音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業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臚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里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於五祀。月今日孟春之月其祀尸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謂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數惡次筮。貪者鷄豕五

芳衛保散臘傾蓋杜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

好鬼之俗至今轉盛

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急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言而幸得出寶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音額建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音櫛之寢。牀移音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幃幄。塗屏錯跗音夫。中者錦綈高張。采畫音壞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翦音翦之美。及其後大



夫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蒲。蓬蔞而已。今  
 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獮皮。代旃。闌音達坐。平莞。古者不粥。  
 絰。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穀。  
 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揚豚。韭。如。狗。脂音摺。馬。股音駿。魚。切。肝。  
 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膈音而。羔。豆。賜。馨音谷。臍音憤。鴈。羹。自。鮑。  
 甘。瓠。熱。梁。和。炙。古者土鼓。缶音塊。枹音浮。擊。木。拊音府。石。以。盡。其。歡。及其  
 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  
 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  
 羊。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堅音周。足以。收。形。骸。變。髮。  
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斂。卓。今。富者。繡。牆。題。湊。湊。棺。木。  
也。內。向。中者。梓。棺。槨。椁。貧者。畫。荒。衣。袍。緇。囊。緹。索。古者。明。器。有。形。無。  
 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  
 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椽音桑。偶。車。櫂。輪。匹。  
 夫。無。貌。領。桐。人。衣。純。緇。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檀。宇。之。居。  
 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  
 成。山。列。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音去。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采。浮。  
音思。采。浮。也。愚。絲。也。謂。織。絲。之。文。輕。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  
音。踈。浮。虛。之。貌。益。宮。殿。簷。戶。之。間。也。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



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眼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絛骨筭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絡繁露還佩中者長裾交瑋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必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姊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縱無匹

古年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史殊心

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僻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令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共音公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傲

重如畜而輕民生屬淨表痛愷切



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

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

或旦暮不澹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

者庶人庶菲草茅技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棊下不借鞞漫鞞

低音革馬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緹綠中者

鄧里間作蒯快音直怛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茅枝音狗官古聖

人勞躬養神節欲遠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

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

使盧生求羨門高徐沛等八人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

然浚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朔音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

策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貨佐貧者築道傍其後小者亡逃大

者藏匿吏捕索掣音頓釋名曰掣制也制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

舍丘塲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

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陛下建學宮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

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

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

蠹也



豎○金○言○  
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  
度○傷○生○之○蠹○也○諺曰蠹泉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  
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  
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  
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救匱第三十

丞相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橈通作捷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

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

誠能節車輿造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

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有所粥其業如是

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語孝璧音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

者易稱去疑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



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議。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也。田蚡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早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侯之守。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陳懷其緒。此音亂其紀。毀其容。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丞相史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  
 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劍客  
 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  
 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  
 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相  
 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  
 更責雪耻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  
 亦未見其能用鍼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千古良  
相良  
所難在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  
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  
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鍼石  
通關焉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索音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  
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下古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  
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  
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  
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  
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  
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  
選古作富者以財賈音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

直哉論

卷七

十七



守相不  
得人害  
至于此  
為不淨  
慎

傳曰以戲車為郎顏師古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音澁環銀龜  
曰若今之羨車之枝也檀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  
是予枉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  
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益博亂愈甚古者  
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彊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  
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  
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  
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  
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  
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  
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聞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  
棟守相然後任之

鹽鐵論卷七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侵奪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厚賢士足以優身及黨庶



賢良  
止不愧

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  
輔粟米貴不足相濟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菜非徒是  
也繇吏相遺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  
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  
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豁谷之讓流濶百官之廉  
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  
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  
彼彼教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督之為也夫內不

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  
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殼色不御刑以當矣猶  
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  
姓顛蹶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  
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  
管蔡而子產誅鄧督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  
之靡草無不迭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鹽鐵論

卷八

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罷而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止民所以別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



而不能坊。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爵尉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刑。鄧皙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爾。行刑不樂也。

精審易  
而儉力  
難言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灾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說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子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



夫不恡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  
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  
財不節雖有財如火窮之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  
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  
其田疇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  
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

水曰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  
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  
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  
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  
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  
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祈祈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  
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



檢也。為民父母，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約而指明，可於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世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官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澹不足，通漕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澍時雨生萬物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蕪不殖用力鮮功自  
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  
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純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  
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錢器用備家人合會。  
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  
其用平其賈。通作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  
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剏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  
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費通

價器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其不好也顏師古曰

鹽既味苦器又脆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惡故總名苦惡也

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行之阡陌之間民

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貫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

得所欲更絲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

原一其賈器多堅音壘音坑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

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

姓不田會民故木耕手操土憂笑音食載官賣器不供或須賦作

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

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

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

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

說得明  
透大夫  
自無詞  
以復



不刊之書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耀奇怪所以陳四夷  
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  
羽毛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  
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  
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門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  
揚于或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



諸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  
 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  
 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  
 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  
 也。狄鞮西方。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駝。北狄之常畜  
 也。中國所鮮。穀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  
 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  
 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  
 馬。於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久之。珠和氏之  
 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之珠。和氏之  
 也。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  
 公弒。成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蓄。遷邑。削城郭。焚宮  
 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  
 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拔  
 弓干闥。闔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造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  
 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



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葵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器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墜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於腹心。

從來窮  
躄之非  
數語說  
盡

重武命

卷八

十一



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大夫曰。性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徐徼。切燕之東也。東越東海。界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民棘人。舟馳。有駕。隨。唐。

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浚。仕三月。及鄭。卒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隲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音謹。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翼翼。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



革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說之則止。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

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我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搔動也。利則虎

曳。異病則鳥折。辟鋒銳而收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

不堪其役。受領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

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

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遠

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惟其饑渴。念其寒苦。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

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

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表遠民而

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

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與之



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鹽鐵論卷八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派人還音旋歸。各反其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欲求太平而曰捨王政言先悖矣

鹽鐵論

卷八

十三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  
 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  
 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  
 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  
 之會。予上之為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  
 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  
 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古者行役不踰時春  
 行。秋及秋。杜春來。寒暑未變。衣履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

寫行後  
 之苦慘  
 心痛骨

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  
 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蟻音特今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  
 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四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  
 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  
 而。來歲還。旋音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  
 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歎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撰平  
 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北却却詩云王事  
 靡盬。不能藝稷。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



臣錄言 卷一

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螟蠶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此處有模糊的印文或殘存文字，難以辨認。

二語前  
人未發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

遺載論 卷一



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殺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大夫曰。不執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小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

何頌殺能作也。

○破○好○利○之○非○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譏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



聖諭

卷九

寒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事是以有履

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衛

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

公曰天寒我何不寒哉王褒曰服絺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

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

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厦洞房者不知專屋狹

廬上漏下濕者之腐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

旦無慕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

躡韋搏梁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無

拱持案食者不知蹠音末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

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床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音船

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音去輕煖被音英裘處温室戴安車者不知

乘邊城飄胡代鄉音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

老母之顛顛匹夫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派矢

距敵方外之疾者也東嚮伏音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音箕

推上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

可憫  
形世情  
實言相

聖諭

卷九

五



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音芳用師。若彈丸。造軍旅者。暴骨長城。成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旋音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貸。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酷關內缺官。秦可賢。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音去。撫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致圍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音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音急。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羅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如何。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



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警音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

商賈車船贖罪告緡與人以惠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

漕仍之以科造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子廿泉宮發天下七科諸侯

籍人情理勢自應如此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勞而息之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灾百姓孔勤罷音疲於籠車音察及其

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陟之後語

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軫曰一日繼休勞

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隨聖賢之驅不難地勢險者無惡勞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教者身虎兕相據而安

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

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

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



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坂為將軍屯將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夫偷安者凌危慮近者憂通賢者離俗知士于入塞覺之走出權行君子所慮眾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

結和第四十三

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坂為將軍屯將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夫偷安者凌危慮近者憂通賢者離俗知士于入塞覺之走出權行君子所慮眾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



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觀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侯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

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

家有數年之積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咸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

匈奴至而後鞍高于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

解圍反位無忿然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

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

遺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

營穀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

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而主之迹足以

為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畧無用之地立郡以石之間

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澹之愚竊見其亡不觀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送數為蠻貊所結不痛

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

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閩西人謂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

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

帝名而威不信普仲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恐三王

所畢一作怒也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

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漠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

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關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藥

國史

卷九

九



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筭以管八極，驂服以罷疲，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筭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音孝公廣業，自早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暉。

音黃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者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

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

滅朝鮮，西定冉駹。音尤南夷傳曰：自筴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

者本皆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

黃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

難避害，以為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

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

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



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止。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計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宗周室修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君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羗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之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  
 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  
 人贅壻賈人累取陸梁地為桂  
 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  
 曰陸梁曰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  
 而負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莢之充腸也。  
 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莢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  
 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  
 而與火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  
 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  
 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  
 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心腹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  
 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肢體傷而心慙。齊  
 但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  
 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  
 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  
 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  
 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僮  
 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  
 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沛古本耶古本率其眾以降。置五屬



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藪。音藪。於是下詔令滅

成。漕寬。繇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匈奴傳曰元狩二年春漢使

萬人出朔方高朔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衛青傳曰其

狄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屠兩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

之功滅隴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

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以

家。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

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還車遺鏃。相望。之

利。等輕計。還馬。口莫不寒心。雖得。輝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

至計也。漢二年秋。武帝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

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二師也。

愈辨愈  
俱愈說  
愈透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古本作離枝令趙

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

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

勢音懼音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也及其後蒙公歿而諸侯叛

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

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眾燕趙之

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者若旱之



望雨。覃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效。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蒙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之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眾。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是道哉。上以為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寇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羣胡。瓜分



其後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

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

許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藏縣朝鮮以為夫以

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

次。其勢易相禽。通作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音陳音未定。兵以

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

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神馬

不能得也。况負重載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

之非二  
語摹寫  
之盡

造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無利。以為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

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往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

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

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

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奇聽行。武威還襲

宛。宛舉國以降。放其麗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

匈奴失魄。奔走道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境音鼓音之地。壯者



成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祭天下

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兩極天馬之歌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

也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單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上度功業而

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一議者皆激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乃大興

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六萬里而收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

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與擊之

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漢武紀曰天山琅邪群盜徐牧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使郡守以下皆伏誅

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

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地以言諧語滑稽其智計疾出故云

滑稽也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

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

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

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逆風其

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



桓公心  
事治效  
俱盡於

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  
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  
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  
則此兵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  
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  
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  
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狠

因時而動乘可而發繼與電至而欲以誠言之心金帛之實而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  
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德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莫迹所及莫  
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  
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藏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  
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踞  
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  
反之相親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



不測之詐見利如箭。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獨音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旬奴心腹也。旬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天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旬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絲擊而解。



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耨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派。淨。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注。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

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

存君在楚誥。一作鼻。鮑青之會書公約。音夷狄曰。春秋曰。春王正月。

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句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

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庭。鳳。

凰在列。楮麒麟在郊。藪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汗而人辦之也。

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王。賢佐。

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

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Faded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粘筋鑿  
骨喻難  
好然非  
可喻於  
句似

魏後第四十九

大天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  
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  
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  
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  
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  
也。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



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席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以行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成漕。所以審

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成。先帝憂百姓不濡。出禁錢解乘輿。賜與。賜以賑濟。倫。過。貴。膳。解。乘。輿。馳。出。御。府。禁。藏。以。濟。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之。天子。遣。使。虛。鄆。國。倉。廩。以。賑。貧。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縣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扶柱采薇之所為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趨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擒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墻。徇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

文學曰。秦地左蒼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譏利器而守陁陁。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為雖湯武



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成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墻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散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庶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之有乎。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久遠洙音。朱音。修地利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也。沫也。若力不足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峭。欽巖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羗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顧與有

句踐之變。而為強吳之所悔也。

又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無於越。楚有汝淵湍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峭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毫。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羅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  
嶠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杭晉以安周鄭魏濱  
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註孟門以存荆代燕  
塞碣石絕邢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滎歷倚太山負海河開梁  
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實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  
無備得物之易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  
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  
修也

易下繫重門擊柝

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開梁是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  
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降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  
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  
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  
國始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言  
至武勇  
而色動  
宜文學  
之言不  
和入也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也。秦  
王愷於不意。列斷資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為  
禽。左傳作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吳越春秋曰。王子慶忌與要  
離俱汲於江。要離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拚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  
谿之鎡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數國。故孟  
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信。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劍。  
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  
無守谷。谿無交兵。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

鹽鐵論

卷十

十一



破梁也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也犀

軸音兗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

據峭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莫邪吳王劍名干將妻之所造也然陳

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耨棘樞以破衝隆武昭音韶不擊烏號

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者也隆高也劉熙曰隆隆強也言體隆而強也樂書曰韶蕭韶也舜之樂也武

大武也武王之樂也應劭曰烏號弓也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

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

義為郭莫之敵攻吳之敵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劍莫之敵當莫之敵樹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

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衛者皆懼

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白衛由韓

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

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刺之負齊桓

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

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鄴鄙以



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寧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氏羗。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對無詞以

種蠶不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靡弊之效。匈奴不為加俛免。而百姓黎民以救矣。是君之冊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蔡邕曰。夫世之疥搔中國之用。胃背之瘰疽也。

漢書

卷九

十四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席帶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知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



數語知  
匈奴甚  
遠不愧  
賢良文  
學四字  
觀此則  
已言句  
奴易滅  
署皆安

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

音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

無綺綉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

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官弓上馬

而己也貫穿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

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

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

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臣為縣官計者皆言

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故兵者凶器不可輕

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故兵者凶器戰危事也

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

仰之問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

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

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

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

圖宜矣

鹽鐵論

卷之十一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驗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恠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也席籍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遠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以國亡者吳

王是也吳王謂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

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成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傳曰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朝鮮之王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傲倨強梗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成為縣官也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提舉也珩九十三歲而亡



所以節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殺漢  
 行止也。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所  
 不能斤及二世，殺灰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免音首  
 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  
 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  
 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  
 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  
 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烈士中谷  
 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  
 神州而分為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海圍其  
 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  
 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  
 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  
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



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性  
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餘闕大不經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

非聖人作性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榮惑諸

侯者也騶衍傳曰騶子重於齊遠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遠趙

諸侯見尊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

禮如此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

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

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連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

論蓄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秦族訓曰陳簞簞列樽俎設籩豆者

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

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苗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

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

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

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

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通故由恕以



刺得痛  
快當之  
身願厚  
矣

監錄

卷十一

五

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  
 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螺○蚌○而○簡○太○宰○鄙○夫○樂○  
 咋○青○惜○音○而○恠○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  
 為○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為○命○羿○稟○以○功○力○不○得○其○效○知○伯○  
 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  
 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  
 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  
 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貽○詩○云○降○福○穰○穰○降○禍○簡○簡○日○者○  
 陽○道○明○月○者○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感○於○上○衆○陰○之○  
 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上○則○羸○蠃○應○於○下○故○臣○不○臣○  
 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螽○特○生○此○災○異○  
 之○應○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  
 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天文志曰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  
 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官○物○類○之○象○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  
 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木○生○於○申○金○  
 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  
 成○得○火○而○成○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夏武命

卷十一

六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橐音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秦王謂始皇也

大夫曰○金生於己○刑罰小加○故薺麥夏生秋生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蜩鳴○衣裘成○天子行刑始驅驅勝勝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

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攬○秋不蒐獮音○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夏墮○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經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斷凋而為璞號為經漏吞舟之魚而吏怡蒸蒸不



臣金言  
至於茲黎民义安由  
是親之在此有彼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徼倖誅誠。蹠音音躄音音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辟下同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音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經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適。姦偽萌生。有司法



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特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  
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  
加肉刑大辟有鑿頭抽脇鑊亨之刑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  
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  
愚民乎此新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狴宜獄握粟出卜  
自何能毅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  
謂斬衰齊衰大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五刑謂墨  
功小功總麻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也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  
 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鈞之重人不能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故盜馬者或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民食  
 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  
 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音之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  
 曰以真桓八人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戾成之  
 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  
 君之本也使民以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  
 其或非其正也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



東萊鈞  
者負魚  
何負鈞  
印此意

監錄論

下是以萬里為民穿也。罰羅張而縣音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音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鹿焚孔

子羅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或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或今傷人持其

刀劍而亡。亦可為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

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溪之可以或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

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

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

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音者刑。盜有賊者。罰殺

人者。或今取人兵刀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

俛御未應對。白難為對。

鹽鐵論

卷十一

十一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術。刑罰者。國之維楨。音接故轡術不

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楨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

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遇難去

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

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術楛而禦驛馬也。街馬勒也。振車鉤心也。

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術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

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

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

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

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辨斯足以害

其身而已。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鹽鐵論卷十一終



漢汝南桓寬著

明竟陵鍾惺評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詩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  
 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  
 以坊古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愈跗而後  
 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浚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為  
 軀吹竅定腦迂而不徑關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  
 效者復生



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范曄曰吳起事悼王

使私不害公。謨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申商以法彊秦。

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強國不辭禍凶。韓也。要略曰。申子者。韓昭釐之佐。秦族訓曰。申子之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

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

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鋒鋸螫人。

效。或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

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

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記濫為中國害。魯梁楚破。曹衛城郭。

壞。沮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

歸。故先帝閔悼其萬親。省河堤。通作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

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

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頽林竹兮。捷石甯宣房塞。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今斷獄

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害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

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

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



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鈹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開音開草之害也。明理正法，

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

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非矯邪。若檠栝

輔藥之正，弧刺也。檠，檠曲者也。正，正者也。檠，檠曲者也。刺，刺也。故水

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

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道

首陽而民不爾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

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

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音語而刑

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

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

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年奔亡，若癰疽之相溲音倭

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鈹音調耨音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

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



鉏不用也。號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寵。龍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閭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



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

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墮心。古者君子

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沒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

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今無行殺之人。貪利以陷

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蠶室行腐刑

之所。劓。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俸祿。食太官享賜

也。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

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

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

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

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不以多刺

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

養疾。子長音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

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

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

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

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子比地。何似而執

不強引  
記切當  
而王政  
之也似  
可想見

鹽鐵論

卷十二

四



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懼。疊音悚慄者。知墜則自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秦紀責督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六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或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憚之也。重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哀全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惟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



施恩無窮。澤深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其後。法稍犯相國蕭何。攬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



同。輕重之務異也。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

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古音。則爭止。是以成康之

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

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

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

後。土。崩。梁。氏。秦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內。潰。不。能。禁。峻。法。不

止。故。罷。馬。不。畏。鞭。筮。罷。民。不。畏。刑。法。雖。曾。增。而。累。之。其。亡。無。益。乎。

御史曰。嚴墻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監登之。故峻則樓季

難。三仞。陵夷。則牧監易。山巔。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

夫。鑠。金。在。鑪。莊。蹻。脚。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擗。之。擗。拾也。非匹婦貪

而。淫。躄。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

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

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

刑。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

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

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墻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

名言正  
論相通  
切來



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秦紀作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

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秦謂

黔首言其。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

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

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

稷為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又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

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繫

制獄。顛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

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

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導其民。刑罰未有

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

刑義音鼻盈。縲音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

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桓範曰。德多刑

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坤吟。○稿簡。○誦。○或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文學知獄之  
 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  
 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繩之  
 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冠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  
 質。○殷周以文。○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  
 猶遷延而極。○溺楫讓而救火也。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  
 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



爾古  
今不勝  
愚莫有  
此賢良  
不獲見  
用宜其  
取也

桀紂非得蹠濩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大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以筭楚正亂。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情故吏家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樛栝斧斤，欲撓曲直枉也。子貢曰：夫樛栝之旁多枉木，良斲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木。古木作少伯正古作之屬。潰梁楚昆古本盧徐殺古本作教漢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逆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砥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觀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



敢于非  
聖詞旁  
而底裡  
覓矣

國語

卷一

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王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媒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成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謗之。夫欺害聖

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為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吸舉舌內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兩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此桓寬  
以太史  
公自居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  
 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  
 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始汝南朱  
 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大平之原。知者  
 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問問焉。侃侃焉。雖  
 未結詳倫。斯可略觀矣。然蒞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是時丞相  
 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車千秋御  
 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均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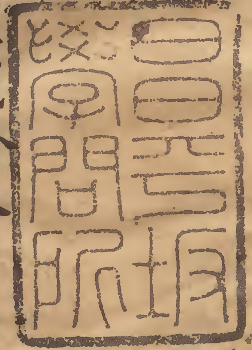
鹽鐵論

卷之六



評論俱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微音澆。伺切而不燥。索音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音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辨。辟便僻也。舉止輕傷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古易曰。焚如。桑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墮其姓。以及厥宗。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典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車丞相。周魯之列。當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枯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念。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顏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



鹽鐵論卷十二終

鹽鐵論

卷十二

十四



皇朝詩話

卷之三

三十四

... 詩話 ... 皇朝 ... 卷之三 ... 三十四 ...







